

医师报

2015年7月30日

本版责编：宋攀
美编：林丽
电话：010-58302828-6884
E-mail: songpanzheng@163.com

HUMANITY

人文

9~13版

09

● 怀念恩师

编者按：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”。师者，何以受世人之敬、后人之念，不绝于历史尘烟？中日医院凌斌教授笔下的这段师生情为之做了注解。虽着墨不多，让人再次领略到精神与道义的教诲历久弥新，无期于人间。

老师，请再赐我一块“烧饼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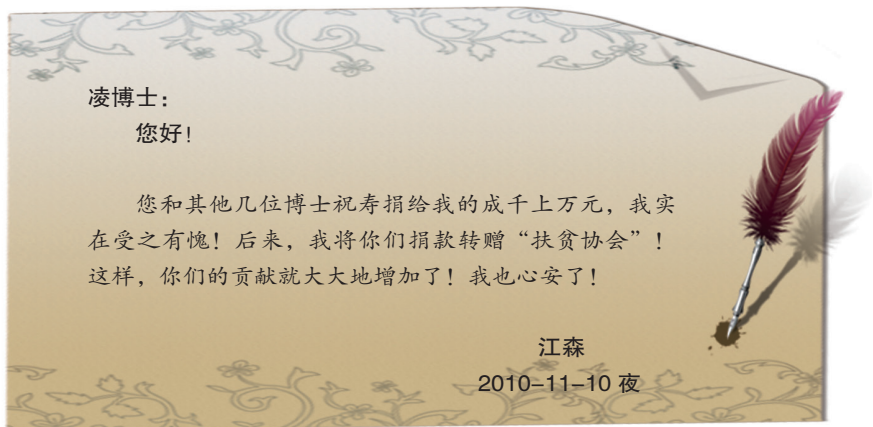
▲ 中日医院妇产科 凌斌

年过半百，品味人生。医者忙忙碌碌，诊治患者无数，亦不断收获经验和教训、论著和荣誉，实则都是过眼云烟。我们事业最大的成就，莫过于培养的学子可堪重托，正如我们的家庭，孩子才是最大

的财富。医者乃知识分子矣，当有不为斗米折腰的傲骨，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。如果医生的毛孔也散发出了“铜臭”味，实则亵渎医学的神圣。上级医生乃师者矣，当有师道尊严。倡导为人师表，

师者，活着受人尊敬，逝去受人怀念。

我的导师江森教授晚年不幸，家中叠遭劫难，家境拮据。老人病重期间，我与几位同学相约在恩师寿辰时探望，返回后不久收到老人来函：



手捧文稿，望着熟悉的字体，我黯然意识到这是病榻上的老人留给我的临终嘱托了，不禁潸然泪下。

感念慈祥的恩师，一如我那慈祥的父亲，信笔祭文：

江森教授是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，我有幸拜江公为师硕博连读已逾二十年。适逢恩师九十诞辰，海内外弟子酝酿云集京城贺寿，孰料却闻噩耗老人身染重疾。岁月流殇，斗转星移，往事如烟，不忍回首。幼读“养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师之愆”乃传承千年的中国文化，中年知晓天命，方才感悟恩重如山。心语如丝，缠绵不绝，听一曲古琴，书几行文字，以释重负。

童年，我家从京城、省城流落到皖北一个远离县城的农庄。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父亲偶尔去县城，回来时总是用毛巾包裹几个烧饼，我和弟弟饿狼般地吃，父亲点燃香烟望着我们。父亲是个刚毅的军人，征战南北，如今已然远去。

青年，我求学于祖籍山东，美丽的校园里葱茏的树荫下有一个烧饼铺，与师家为邻。老师常常把我带来，颤颤巍巍掏出钱买一个烧饼，我总是低头傻傻地吃，老师悠然吸着弥散香味的凤凰烟，我们匆匆前行。老师是个谦谦学者，著作等身，如今已是耄耋老人。

岁月悠悠，沧海桑田，我居然已经年过半百，如果今天让我对你们说一句感激的话语，寻一件祝福

的礼物，寸草三晖，无以言语，五洲四海，何堪重托。我只能，只能祈求你们再点燃一支香烟望着我，再恩赐一块廉价的烧饼，我会昂起头让泪水纵情奔流，我会大口大口地狼吞虎咽，证明我是雄壮的，我还在你们慈祥的关爱中继续成长。

一代宗师江森教授深受中国文化熏陶，已然心安远去。

环顾四周，物欲横流，我们又该如何心安！



人物名片

江森，我国著名妇产科学家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原妇产科主任，其参与主编的《实用妇科学》《实用产科学》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一等奖。为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《妇产科学》第一到四版的编写倾注了大量心血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。

● 医学与人文

医院里的“旁观者效应”

▲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麻醉科 薄禄龙

中国有句俗语，人多力量大。可放在医院里，这句话未必正确。在医学界鼎鼎有名的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上，来自耶鲁大学医学院皮肤科的Robert Stavert医生与Jason Lott医生，用一个真实案例说明了这一点。

优秀的医生合力却不优秀

一位32岁的男性，出现不明原因的肾脏、肝脏与肺功能衰竭，住进ICU。为了找到发病原因，9个治疗小组超过40名医生参与到患者的治疗中。按说，如此庞大的治疗团队，病因理应及时被找到。遗憾的是，患者的情况却不容乐观。治疗小组间缺乏交流，各自进行自己的检查，以致每天进行25种之多的实验室检查，其中许多竟然重复。

没有哪个小组能确定患者到底怎么了，每个小组都在期待着其他小组做些什么。在经过最初大张旗鼓的诊治后，病情似乎没有一点起色。为避免患者陷入更为糟糕的境地，各个治疗小组变得保守起来，不愿主动提出新的治疗措施。幸运的是，11天过后患者病情好转，最终顺利出院。遗憾的是，在投入这么多人力财力过后，患者的最终诊断依然不明。而参与治疗的医生，每一位单独拎出来，都是优秀的医生。可是，

他们的合力却不优秀，显得无所作为，在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中捉襟见肘。两位医生写下这个例子的目的，是想告诉人们，这就是医疗界的“旁观者效应”。即，面临紧急情况时，参与的人越多，采取行动的人可能越少。

“旁观者效应”与现代医学特点紧密相关

首先，为避免医生疲劳工作，维护患者安全，保证工作质量，住院医生工作时间长度有了限定。比如，美国低年资住院医师连续工作不能超过16小时，每一位医生都会在内心打起小算盘：只要在其所负责的上班时间内，患者不出现任何闪失，那就是一种成功。这可能造成治疗上的短视现象，而忽略治疗的连续性。

其次，专科化是当今医学的趋势，医生在从业道路上，逐渐成为某一专业领域的专家。每一个器官或疾病都由专科医生负责，医生眼中的疾病是具体化的，这便可能造成全局观的丧失。当心脏出现状况时，有请心脏医生出场，当肺脏出现疾病时，只能由呼吸科或胸外科医生上阵。这也造成了另外一种现象，参与治疗一种疾病的医生数量越来越多。

我所工作的ICU，全年24小时无休。换言之，医生护士时刻守护

在最危重的患者身边。为了完成庞大的工作量，ICU有四组医生人员，确保全天候的“覆盖”，不留缺兵少将的现象。除了ICU自己的医生外，外科术后的患者还拥有自己的外科医生队伍，他们每天都会前来查看并参与治疗。每一组医生在连续工作24小时后，大多休息2天，再连续工作24小时。也就是说，一位患者在ICU内进行治疗时，可能经过两到三个小组的治疗。有时候，等你再次前来上班时，那些你最初参与诊治的患者，情况很可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，你又必须从头熟悉几天来的治疗走向。很显然，各组医生相互之间的沟通是至关重要的。

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每一个有弱点的人，如何规避人性深处潜藏的不作为因素，必须值得考虑。作为医者，必须认识到“旁观者效应”可能给患者带来的危害，通过医疗规范和加强沟通来制定责任人，详细规定每一位医生所应担负的责任，或可最大化避免自己成为一名“旁观者”。

栏目协办：《中国医学人文》杂志

